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孤本  
小说

【合浦珠】

清

携李烟水散人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2

P

中华传世  
孤本  
小说

绣像本

合浦珠

然到出版社

1242  
11



# 合浦珠序

予谓，天下有情士女，必如绮琴引卓，萧寺窥莺。投彩笺之秀句，步氏倾心；寄组织之迴文，连波海过。以至漱园之诗，曲江之酒，方足为风流情种，垂艳人齿。然而苍梧之泣，竹上成斑；寤寐之求，河洲致咏。必其一往情深，隔千里而神合；百忧难挫，阻异域而相思。牡丹亭畔，有重起之魂，玉镜台前，无改弦之操。如是而后谓之有情，始不虚耳。若夫静女其妾，貽彤管而踟蹰；采兰于洧，赠芍药以夷犹。而或愆期于蕙芦之阪，邀欢于风雨之晨。斯则郑卫之风，淫荡之匹，乌睹所谓金门隽彦，兰闺婉秀者哉。

予自早岁嗜观情史。每至绿窗以菁藻摘毫，罗帐以珊瑚作枕，却使君子桑陌，嫁碧玉于汝南，莫不揽兹艳异，代彼莹苏。是以午夜燃脂，选校香奁之什；清晨弄墨，唯誊绣阁之文。不谓数载以来，萍踪流徙。裘敝黑貂，徒存季子之舌；梦虚锦凤，遐辞太乙之藜。而曩时一种风流逸宕之思，销磨尽矣。忽于今岁仲夏，友人有以《合浦珠》倩予作传者。予逊谢曰：『才子名姝，俱毓山川之秀气，故以芝兰为性，璇球为才。至其相慕之殷，心同胶漆。若欲以芟蔓枯槁之笔，摹绘婉耍静好之情，是何异瞽目而论妍媸，将地贻识者之诮。』而友人固请不已，予乃草创成帙。

盖世不患无倾城倾国，而患无才有情。惟深于情，故奇于遇。若谓今世必无奇人侠士，如古押衙、虬髯公者，乃拘挛之见也。是故烟花队里，不地冰雪之姿；锦绣园中，必生龙凤之质。甚而当垆一笑，订偶百年；天涯之远，必逢帐魂。可起者始谓之情中之至耳。世之君子，须信风流之种不绝，芳韵之事足传，又何必考其异同，究其始末耶？

# 目 录

## 第一卷

- 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 (一)  
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 ..... (六)  
第三回 访青楼誓缔鸳鸯 ..... (一〇)  
第四回 陷罗网同窗急难 ..... (一六)

## 第二卷

- 第五回 蠢头颅枉寻风月 ..... (二二)  
第六回 有心人巧窃花枝 ..... (三〇)  
第七回 传情锦字为怜才 ..... (三五)  
第八回 触怒权奸因却婿 ..... (四二)

## 第三卷

- 第九回 投兰若侠客除凶 ..... (四七)  
第十回 咏雪诗当垆一笑 ..... (五二)  
第十一回 因赛神计劫兰闺秀 ..... (五八)  
第十二回 为深情魂遗金凤钗 ..... (六五)

## 第四卷

- 第十三回 金山寺冤魂现身 ..... (七〇)  
第十四回 明月珠东床中选 ..... (七六)  
第十五回 小罗浮旧约重谐 ..... (八三)  
第十六回 春明门挂冠归隐 ..... (九一)

# 第一卷

## 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

词曰：

韶光迅速，休名利关心，尘途碌碌。门外莺啼，正值春江拖绿。襟怀潇洒须去俗，缩心交友交芝兰同馥。草堂清昼，弹琴话古，讽梅哦竹。

凭世上雨云翻覆，惟男儿个倜，别开眉目。莫笑寒酸，自有文章盈腹。翠帏遥想人如玉，待他年貯伊金屋。昼哦窗下，赓诗花底，风流方足。

——右调《疏帘淡月》

又诗曰：

才子自应速美媛，

不须仙洞觅胡麻。

请君试看明珠报，

莫谓今无古押衙。

说话人生七尺躯，虽不可儿女情长，英雄志短，然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故才子必须佳人为匹。假使有了雕龙绣虎之才，乃琴瑟乖和，不能觅一如花似玉、知音咏絮之妇，则才子之情不见，而才子之名亦虚。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元稹待月西厢之下。千古以来，但闻其风流蕴藉，啧啧人口，未尝以其情深儿女，置而不谈。于今不及远拾异闻，姑以耳目所及，演述成编，以为风月场中谈资一助。

这段佳话，在明朝天启中。有一钱生者，讳兰字九畹，排行十一。原籍金陵人氏，其父中丞公，历宦浙西。因见姑苏风物清妍，山水秀丽，遂买宅于胥门内大街。兰生五岁，中丞公即已弃世。其母魏夫人，有治家材，且严于规训。兰亦天性颖敏，至十岁便能属文，通《离骚》，兼秦汉诸史。及年十七，即以案首入泮。虽先达名流，见其诗文，莫不啧啧赞赏，翕然推伏。兰亦自负，谓一第易于指掌。其居金陵祖宅，叫一鹤者，兰之嫡堂叔也。以恩荫现任山东郡守。兰门第既高，又声名藉甚。况生得眉秀神清，皎如玉树。虽卫玠、潘安，无以逾也。因此英郡缙绅巨族，咸欲得兰为婿。央媒议姻的，门无虚日。

魏夫人因以年齿渐长，择其门楣相对者，将欲许允。兰以功名未就，力为阻止。曾读《娇红传》，废卷而叹道：「不遇佳人，何

名才子？我若不得一个敏慧闺秀、才色双全的，誓愿终身不娶。」家有数婢，曰红叶，曰秋烟，曰桂子，曰绣琴，皆十六、七岁的佳丽人也。然兰无一当意者。群婢中惟秋烟尤觉艳丽，狡慧机警，能猜人意中事，兰稍注意，往往因事杂人稠，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试腥红。所与交游，皆当世名流韵士。其同窗社友，最为相知莫逆，惟有崔子文、李若虚两个。每日会文，功课之暇，必与二人寻芳拾草，以饮酒赋诗为乐。

一日，值二月中旬，苏人游虎丘者，挈杯携壶，纷纷接踵。又闻梅花楼酒肆甚佳，钱生游兴勃然，遂致柬邀订崔、李。至期，二子以事阻不果。钱生怅然道：『俗哉二君，何乃此尘务相绊，误我游兴。』有一书童，唤做紫箫，在旁相劝道：『既崔、李二相公有事不来，趁此风日清美，相公何不自去随喜。这叫做乘兴而往，兴尽则返，何必见责。』钱生点首微笑道：『不意汝亦能解说话。』遂携枕头钱，令紫箫随往。

到了虎丘，果见画船鳞次，罗绮如云。乃觅幽胜之处，徘徊片晌，始诣梅花楼沽酒独酌。只是楼中饮侣满座，皆酒后喧语，俗气逼粉，钱生不胜厌烦。持杯而起，倚窗遥望，见淡烟芳草之中，乃真娘墓也。因朗吟白香山之诗云：

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薰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

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云。

吟咏至再，兴犹未已。乃问店家索取笔砚，向那粉壁之上，题着七言古体一篇。

诗曰：

春风处处黄鸟啼，

桃花李花争芳菲。

花荫笑语人不见，

花外香尘暗拂衣。

虎丘山寺钟声晓，

虎丘山路生芳草。

香车宝马往来多，

水色山光领略少。

我来邀胜破春愁，

拂衣独酌梅花楼。

楼中寂寂添幽绪，

遥见真娘墓边树。

翠袖罗衫化作尘，

墓门留待诗人句。

镜里娇容想昔时，

只今烟袅绿杨枝。

可怜不是巫山雨，

恼乱襄王起艳思。

钱生题迄，自吟自笑，连饮数杯。俄而日已亭午，遂与紫萧下楼。只见店主面红耳涨，扯住了一个穿白的人，正在那里喧沸。在旁观看的，纷纷说道：「这也特杀奇哉，真正是个无赖棍徒，白撞酒食。」或笑或骂，或欲挥拳相向，或劝店家剥取衣服。观那穿白的人，却又面不改容，昂昂自若。钱生不解其故，向前诘问。店主道：「这人素昧平生，日昨忽到小店沽饮，算银三钱，毫厘不还。说道寓在专诸巷内，待至明日来饮，一并还清。老掘万分不肯，见他又不像个哄骗之徒，只得破格应允。到了今早，果然又来，老拙道他是个信实君子，仍与酒饌，大饮大嚼。谁料身边原无半文。念小店贷本营生，那有酒肉与人白吃之理。不由老汉不怒从心起，为此与他厮闹。」钱生笑道：「事亦甚小，我看此友，不是寻常之辈，所欠若干，少顷与酒钱一齐算还，不消发话。」店主慌忙致谢道：「既承相公应认，老拙再有何言。」

钱生一手携了那人，重上楼来，施礼坐定，从容问道：「老丈眉宇轩轩，决非尘埃中人物，何故欠少酒债，致受小人之侮。」那人答道：「不才遨游湖海，闻说苏杭乃是天下名郡，故不远而来。却因盘桓日久，资斧空乏。近有故人，订在虎丘相晤，故每日到此。无聊之际，沾饮三杯。巨耐店主不能识人，辄尔晓晓。」

又问其居址姓名，那人道：「我浪迹萍踪，何有定处。虽复姓申屠，其实并无名号，江湖上相知者，但呼为申屠丈耳。」钱生见其谈吐如流，肃然起敬道：「适间独饮，殊觉意致索寞，不意邂逅间忽逢老丈，使人佳兴倍添。」于是呼酒对酌。申屠丈仰首一看，忽见壁上题诗，墨迹初干，击节叹赏道：「此必郎君佳作，藻思绮句，不减庾、鲍。」钱生含笑不言。

已而夕阳在山，紫萧促归，申屠丈即放杯起身，拱手作别。钱生牵袂挽留，必欲再饮。申屠丈道：「与君萍水相逢，谬承雅爱。但仆高阳酒徒也，一吸五斗。如尊驾必欲入城，即此告辞。倘有僧舍可以借榻，愿卜其夜。」钱生大笑道：「老丈妙人也，方恨相见之晚。即十□□饮，尚可淹留，何况一夕乎。」申屠丈亦掀髯大笑道：「君虽书生，绝无一些酸腐气，异日青云事业，未可量也。」

钱生便令紫萧算还酒钱，并买佳肴数味，美酒一樽，借一幽雅禅房，剪灯细酌。申屠丈高谈阔论，娓娓不倦。直至二更，方才就寝。次日早起，住持长老知是钱公子，不敢怠慢，急忙整治晨餐。

二人梳洗方毕，对坐闲话。见一小沙弥走进，口中连说：「怪事，怪事。」钱生呼问其故，沙弥道：「适才打从梅花楼经过，闻说店主有银二十余两，临卧时放在枕头底下，今早起来，分毫不见。只有老夫妇在房，又门户不开，竟不知从何处去了。惊得店主目定口呆，没做理会处，岂不是件怪事。」申屠丈见说，掩口而笑。钱生怪而问之，申屠丈道：「吾恶此老索酒钱甚急，聊戏之耳。」便向沙弥道：「汝去对那店主说，不须烦恼，银子只在床侧。右首小皮箱内。」钱生亦未相信。只见小沙弥去不多时，即便回来道：

银子果在皮箱里面。那店老又惊又喜，还说要来谢罪。钱生与住持始信是实。暗暗惊异。须臾饭毕，谢了众僧，便与申屠丈作别回家。申屠丈亦不致谢，但云敝寓在专诸巷，左首第三宅内，明日午前，望君独枉玉趾，再获一谈。钱生唯唯而别。及抵家，值崔子文亦至。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及店家失银一事。子文道：「此乃方士弄术耳，何足为异。」钱生不以为然。

次日，如期过访。申屠丈早已倚门相候。延入客座，但闻异香芬郁，沁入襟怀。其罗列器玩，无不珍奇。初不似客游窘乏者。未几进茶，其茶叶碧绿细嫩，香若兰花。叙话多时，复邀入内室。只见陈设肴饮，皆是珍美味。青衣以琥珀杯斟酒，酒色殷红，与杯相映。钱生虽是宦家，其筵席之盛，亦未能及此。

酒过数巡，申屠丈道：「宾主对酌，无以为欢，幸有女乐，令歌以侑酒。」言未毕，只见屏后轻移莲步，走出两个美人来，俱年十七八岁。一衣红绡，一衣紫绡，去鬓翠蛾，轻盈窈窕，真国色也。红绡妓以金莲杯斟酒，奉与钱生，扬袂而歌曰：

春风绕象床，春心满洞房。凭谁寄语薄情郎。花既谢兮春昼长，早归来兮勿徜徉。

红绡妓歌竟，紫绡妓以碧玉斟酒相劝。手按象板低低歌道：

懒换春衫昼掩扉，

看花几度泪沾衣。

别时罗帕空留篋，

只看雕梁双燕飞。

歌毕，申屠丈道：「音虽下里，不及阳阿雍露之曲。然郎君工于染翰，愧无珠玉，以宠斯伎。」钱生不能推却，乃口占一绝云：

仙洞双姝云剪衣，

能歌玉树使人迷。

娇音若在花边落，

应遣流莺不敢啼。

申屠丈连声赞赏道：「佳作佳作，所愧二女子歌匪金缕，有辱郎君口吐夜珠。」乃令二妓复以巨觥送酒。钱生以妓女立近身边，羞涩不能即饮。红绡妓乃高捧金卮，向着钱生嘴唇一灌而尽。

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

朝出去兮访丹丘，

暮归来兮月满楼。

烟波浩浩兮山万里，

家四海兮任遨游。

申屠丈歌毕，又问钱生道：『清歌寂寥，不足以为娱。欲作舞剑之戏，郎君愿观之乎？』钱生道：『愿乞一观。』只见申屠丈取出宝剑一口，掷在空中，其剑自能回旋飞舞。倏又化作二剑，一舞于左，一舞于右。舞不多时，二剑又相凑而舞，作斗格之势。须臾，又变作六七剑，剑剑自舞。而有时往来间杂，无限错综转折之妙。但觉寒光闪闪，悲悲凄凄。既而舞毕，仍是一剑在空中。紫绡妓徐徐以手接之。

于时，日转西轩，暮霞零乱。钱生以不胜杯酌，坚欲告辞。申屠丈道：『归路甚远，亦不敢强留。只是区区天下有心人也，他日郎君或有缓急，不妨谋诸我。』钱生道：『仰辱厚谊，敢不服膺。只是老丈留在敝郡，可以不时奉候。万一行旌别指，则山川间之，何以图晤？』申屠丈道：『我明日便一帆遥指武陵，将渡钱塘，或走山阴、会稽，或探龙湫、雁荡，果是行踪未定。但郎君怀一欲见之意，自有会期。』钱生遂即起身谢别。申屠丈送至中庭，复问道：『郎君年将弱冠，未审雀屏曾中否？』钱生搔首道：『尚未受室。』申屠丈道：『以子才貌双全，簪缨华裔，岂患无佳配哉。然而姻缘前数，只在赤绳一系，吾闻玄妙观新来一梅山老人，能以神相知人过去未来之事，吾子何不竭诚投谒，以下前程。则姻事功名，一言可以了了。』钱生连声应诺。直至门首，各道珍重而别。抵胥门，已昏暮矣。

钱生少处书帙，未尝亲近美色。那一日，一见歌妓，不觉神魂飘荡，几不自持。明日会着崔子文、李若虚，告以所见，遂偕往访之，则已门房扁锁。询于邻居，皆云彼原饑居一月，今早已迁移他去矣。三子遂怅然而返。逾数日，生复邀崔、李同往玄妙观，谒见梅山老人。那老人苍姿白发，骨格清奇，巖然四皓之侣。钱生备陈求相之意，老人即便先看崔、李，口中啧啧道：『二足下神清相旺，甲科无疑。但目下文战未利，一交眼运，必然高捷。』以后相到钱生，老人吃惊道：『这位钱兄，自然也是甲科了。只是目下就有一场灾险，老夫意欲直陈，未知可否？』钱生道：『君子问灾不问福，但请老丈直言，切勿隐讳。』那老人不慌不忙，说出几句话来。

管教：

未来休咎姻缘事，

只在神奇一相中。

毕竟老人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波澜曲折，文亦有空中舞剑之妙。毕竟是慧心人方具慧眼。若崔子文，便与店主何异。

## 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

诗曰：

别有柔枝惹断肠，

春风暗里惜垂杨。

花荫略做鸳鸯偶，

裙底深闻酱醋香。

蹑足轻轻投绣带，

残更悄悄赴西厢。

心惊只为愁狮吼，

几度叮咛莫显扬。

这一首诗，单道那偷婢的妙趣。常言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这是为何？盖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儿，其妻如悍的，则不敢偷。不妒的，亦不必偷。唯是妒不深而醋意亦复不浅，于是灶前廊下，潜窃口脂之香，捧水传茶，轻摸酥润之乳。欲近而不敢近，欲抛而不能抛，暗丢眼色，巧觅私期。较之长夜同眠，无人拘束的，更有情味。况且人家美婢，原不可少。假如有了一个美妻，又有几个美婢跟随，转助其美。就如牡丹有了娇花，必须绿叶。所以郑康成家有掌笈奏的青衣。白乐天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咏。闲话休提。

且说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文、李若虚，然后相至钱生，却说道有些灾难。钱生再四恳求直言，老人道：「细看尊相，必然是少年登第。但气色昏滞，主有非罪之灾，幽闭囹圄。虽不久就释，要满七七之期。此后更有客途一厄，虽不致损害，也有一场天大的虚惊。自此稳步云梯，渐入佳境。然看足下今日来意，不特问那功名，兼且为着内助。据观尊相，应有三位贤美夫人。初求甚难，后亦甚易。尚当宽缓岁月，直待高中之后，方得完姻。吾有八句俚言，子须牢记，他日自有应验。遂取小笺，提笔写道：

青年科第，文章率然。

彼有淑女，遇珠则圆。

雨花庵里，桃叶渡边。

若逢四九，返尔林泉。

写毕，付与钱生，连嘱保重。钱生便令从者，呈上谢仪。老人坚却不受道：「且俟三君挂绿之后，然后领赏。」

恂若处子，每日不离书馆，安得有危厄之事。即此一言，足征其谬诞矣。」钱生道：「只怕人事不常，难以预定。」

正说间，忽遇着同社陆希云，问其何往？希云道：「敝斋前海棠盛开，今日特屈二兄，暂辍牙签诗以赏之。顷造九畹兄潭府，遇尊价紫箫说，与崔、李二相公同到玄妙观去了。小弟因即步来相候。」崔子文道：「赏花赋诗，正吾党胜事。但有费主人物料奈何？」钱生道：「明日便是小弟治觞。」希云道：「然则明后日又轮到崔、李二兄了。」说罢，四人皆大笑，随即同诣陆子斋头，看那海棠花。果然天艳无比。子文道：「一睹此花，宛若西子在前，太真复出。」钱生笑道：「不意范大夫载去之后，李三郎杨浴之余，复受仁兄清盼。」希云道：「海棠虽好，尤赖三君名士赏鉴。」若虚道：「有此名花，就该有贤主人了。」

调笑未毕，酒肴已备，即设席于花下，四人传杯换盏，极尽欢噱。希云道：「清饮不足以展怀，乞崔兄行一口令。」子文道：「我要海棠诗一句，中有一个花字。」即举杯饮尽，念诗一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若虚道：「要罚三大杯。」子文不服道：「弟乃令官，岂有受罚之理。」若虚道：「遇知己，赏名花，可无佳令，乃效村学究所常道者，岂不该罚？」崔子文大笑，乃把杯连饮三爵，既而分韵赋诗。

酒至半酣，希云道：「青楼中，近有一仙人滴下，三兄亦曾相闻吗？」三子道：「不知也，乞兄为弟辈言之，其色艺何如？」希云道：「那个妓女，年方破瓜，其容色姣媚，固已远出寻常。加以诗画棋琴，无不妙绝。虽门前之流水接轸，而矜色自高，罕有得其回眸一笑。我辈虽是酸措大，岂有名花在前，不为品题，以作片时之乐。」若虚道：「兄言及此，使弟情兴勃勃，便当订期一访。但不可与九畹偕行。」钱生道：「岂以弟非韵士，故独见却之深耶？」若虚道：「弟辈须髯如戟，若与玉山相并，不无形秽。弟恐洞中仙子，独垂盼于钱郎耳。」子文道：「少年老成，莫如九畹。弟在十四五岁，即已情欲难遏。」希云道：「钱兄家故多姬侍，安知无妖娆儿偷近郎侧。想那花荫月底，牡丹芽已拨动久矣。」钱生举杯道：「今后有不谈席间事而涉于他事者，罚以巨觥。」时已日暮，移席斋中，后猜枚掷色，酩酊而散，将已更余矣。

老夫人因冒风寒，早已睡熟。候生归者，在外惟有老仆钱贞，书童紫萧，在内惟秋烟诸婢。钱生进入卧房，未及呼茶，秋烟即以橄榄汤双手递至。盖群婢中惟秋烟善察人意，姿态尤媚。若绣琴，则如牡丹初放，非不妖艳，而肉质颇肥。若桂子，宛如秋水泠泠，素梅近雪而清瘦可怜。至于红叶，亦复身材婀娜，秀发修眉，所少者惟躯肤不白。其余，若樱桃、彩霞，则色之最下，不堪入目矣。

是夜，生已半酣，因在席上被崔李二君百般谐谑，引得春心难遏。及归卧室，值秋烟捧进茶来。独谓秋烟道：「我今夜醉甚，不能即睡，尔姑留此以伴我。」秋烟道：「往夜官人醉即熟寝，独今夜不能即睡，何也？」钱生注目熟视，笑而答之道：「往时之醉醉于酒。今夕之醉醉于汝。」秋烟道：「语言颠倒，官人真醉矣。」钱生又问道：「春色恼人，欲眠不稳，信有之乎？」秋烟道：「在官人则有之，若奴辈无思无虑，惟恐玉漏相催，何不稳之有。」钱生道：「汝谓睡不能稳，亦有说乎？」秋烟道：「鸳鸯衾里，尚少一个粉脂就玉琢成的小姐，免不得捣枕槌床，岂能眠稳。」钱生道：「今夜权以汝作小姐何如？」秋烟低鬟微笑，以手弄其裙带。钱生即忙向前搂抱，秋烟半推半就。

钱生与秋烟之调戏也，群婢皆寝，独绣琴假寐而不卸衣。盖桂子、红叶，俱年十五，情窦尚浅。惟绣琴最长，而芳心已盛。往常

爱生俊雅风流，实有仰上之意。是夜见生独留秋烟在房，不能无疑。乃悄悄潜立于纱窗之外，以窥其动静。及其阳台即赴也，遂于窗缝窥之。将至鸡鸣，秋烟与生重订来夜之期，潜归寝榻。至晓，钱生约那崔、李，共设席于陆宅，以答敬希云，兼不负海棠之盛。

方早膳毕，钱贞报说郑相公来望。钱生急忙整衣出迎，叙话良久。郑秀才道：「近日有一名妓，来自维杨，年方二八，姿容技艺，件件皆精。所居就在胥门外。倘贤弟得暇，何不同去一访。」钱生因为有酒，约以异日。郑秀才又道：「凡人读书，虽不可不用功，亦不宜拘拘然如道学腐儒，终日正襟危坐。当此暮春和煦，便是圣门的曾点。也有俗乎沂，风乎舞雩之兴。况在我辈或循循，或琳宫，不妨偷闲随喜。惟在心有准绳，便不弃失正事。且以贤弟这样敏慧绝伦，亦不必埋头苦心，岂可以青年而便形如木偶。」钱生道：「先生所喻极是。」须臾换茶，郑即起身别去。

原来这郑秀才，就是钱生的业师，讳叫文锦，字曰心如。虽有时名，为人奸诡异常，见利忘义，专要诱人斗赌，却在内中取利，乃儒而小人者也。钱生自郑业师去后，因崔子文遣价频催，亦即赴酌。是晚，句联五字之奇，骰骰八珍之美。知己畅怀，亦不必细话。

且说秋烟姐，往常不情不绪，或停针凝想，或对月攒眉。虽是年及破瓜，亦为赋情特甚。自为钱生御后，不觉姿容愈媚，笑靥时开。惟有绣琴，心怀不足，乘间诘之道：「往常，妹妹眉头锁翠，愁思居多。今日为何，说也有，笑也有？」秋烟道：「忧乐乃人之常情，彼此异时，姐姐何消诘问。」绣琴道：「我前日闻官人在书房中读书，口中频诵两句，道是『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不解书义，问于官人，官人便解说道：『有女者，是有个女子。怀春者，是思想丈夫。吉士是文雅的郎君。诱之，是哄诱女子做那件勾当。』我只道是官人戏言，由今看来，信不差也。」秋烟道：「想是姐姐芳心已动，故晓得不差。若妹子，年虽十七，并不知道怀什么春。」绣琴道：「妹妹是个无思无虑，惟恐玉漏相催的，与我心动者原不相同。」秋烟知其讽刺有因，顿觉双颊晕红，面有惭色。绣琴道：「我和你自小进门，情厚如嫡亲姊妹。谁料昨夜之事，便要瞞我。那晓得其间详细，我已悉知了。」秋烟道：「岂敢瞞着姐姐，这样事我并无心，只为官人逼勒，没奈何逆来顺受。」绣琴道：「妹妹是有福之人，所以主人见爱。但不知，此事果有趣否？」秋烟低了头，含笑不答。绣琴道：「这样一个风风流流，唇红面白的俊俏郎君，不知是那一个有福的小姐受享，却被你先尝了甜头，只觉太便宜了些。」秋烟道：「既是姐姐十分疼爱，我今夜做个撮合山，也成就了你的好事何如？」绣琴斜觑了秋烟一眼，嘻嘻的笑道：「我逗你要，你便要拖人下水。只怕你也难舍。」两个调谑正浓，忽闻老夫人呼唤，遂各散去。

且说，当晚钱生赴席，因有秋烟在心，便以魏夫人染恙为辞，黄昏时候先别而归。却值老夫人病体稍痊，尚未安寝，只得进房问候。夫人道：「汝终日看花觅友，饮酒赋诗，却不荒废了正业。」钱生道：「儿亦懒于应酬，奈同社相邀，难以固却。」夫人道：「既做了一人文士，那诗词歌赋，原不可不晓。但闻先贤未第之时，未尝不以举业潜心，孜孜矻矻，俾夜作昼，直待成名之后，方可寻章觅句，聊以养性陶情。今汝弃本务末，玩时贪日，措心于无用之地，不唯负尔母之训，而何以慰先人于地下乎？」钱生道：「仰聆懿海，敢不书绅。自今儿即杜门却客矣。」

反推櫻桃捧进。钱生道：『谁要你递茶。老夫人正要安置，汝等自己去侍候，只与我唤那秋烟来。』櫻桃便连声叫唤，秋烟故意慢慢的不动身。绣琴戏道：『秋烟姐，不要误了良时，正所谓佳刻已到也，双双请上床。』秋烟道：『姊岂无心，何独见谑。』须臾又闻催唤，方走进房。只見生已盥手浴脚，便要秋烟上床同睡。秋烟推拒不肯，钱生乃双手搂定道：『汝岂怪我耶？』秋烟道：『官人以千金之躯，即仕宦求婚，犹选择而不屑轻许。今乃爱一贱婢，奴所虑者，惟恐隔垣有耳，使风声漏泄于老夫人知道，那时秋烟亦甘心受责，其如有玷于官人。』钱生道：『我既作主，谁敢多言。即使老夫人他日知之，自有我在，决不致加罪于汝。当此千金一刻，你不要假惺惺，把那良时虚过。』遂即灭银灯，下绣幌，解带卸衣，共枕而睡。当晚云雨之情，虽鸳鸯之在兰苕，翡翠之在云路，不足以喻其欢娱也。钱生屡屡笑问何如？秋烟娇声婉转，恁有余妍，仍恐有人窃听，但点首而已。

且不说罗帐欢情，再表绣琴姐，无限春心，勉强展衾而卧。朦朧之间，忽遇生来，连呼道：『秋烟，秋烟，我特来寻你。』遂抱住求欢。绣琴亦将错就错，不与分辩。刚赴阳台，又值老夫人走到，遽然而寤，乃是南柯一梦。惟见几上残灯，半明半灭，窗上月光射进，照见床头。孤衾寂寂，不觉长吁了数声。正是：

水簟敛床梦不成，

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

十二楼中月自明。

自此，钱生每与秋烟乘间邀欢，亦不必细述。只因魏夫人规责，果然茧足书窗。即有朋侪探望，亦托言他出。忽一日，陆希云遣使致书，钱贞知是社友，特为递进。生接书，拆开看云：

昨日花间良晤，足快千古。惜乎文旆速返，使花神寂寂，未免笑钱郎情薄也。游云青楼丽人，弟虽偶逢半面，然非佳公子，不足以邀其倾城一笑。特于翌午，煮茗焚香，以迓从者。牵伊绮袖，请闻子夜新歌；醉了霞杯，求吐青莲妙句。恐误芳辰，八行相订。届期颺俟，莫滞高轩。

钱生看毕，知道书中之意。就是前日席上所谈的伎女，但不知与那郑心如所话的，便是他否？即忙写书回答。料因知己相招，不能推却。要知去访那伎女，果是如何？且待下回，便见分晓。

妙在描叙欢情，偏以绣琴插入，遂添出无限光景。

### 第三回 访青楼誓缔鸳鸯

诗曰：

天津桥下阳春水，

天津桥上繁华子。

马声回合青云外，

人影摇动绿波里。

绿波清回玉为砂，

青去离披锦作霞。

可怜杨柳伤心树，

可怜桃李断肠花。

此日遨游邀美女，

此时歌舞宿娼家。

娼家美女郁金香，

飞去飞来公子觞。

的的朱帘白日映，

娥娥玉颜红粉妆。

花际徘徊双蛱蝶，

池边顾步两鸳鸯。

倾国倾城汉武帝，

为云为雨楚襄王。

古来容光人所羨，

况复今日遥相见。

愿作轻罗着细腰，

愿为明镜分娇面。

与君相向转相亲，

与君双栖共一身。  
愿作贞松千岁古，  
谁论芳槿一朝新。  
百年同谢西山日，  
千秋万古兆邙尘。

右《公子行》

话说陆希云置酒妓馆，适邀同盟诸子，故特致柬订期，钱生即写回书，付与来人去讫。毕竟是少年心性，见说是个绝色佳人，便不觉手舞足蹈，巴不得即时会面。到了次日清早起来，假托文会之期，先向夫人道：『昨承陆希云遣人相报，今日同社诸子，订在虎丘会文，晚间公分备酒，即于山房借榻，故特与母亲说知。』魏夫人信以为然，略不阻却。到得饭后，陆希云又遣价立等。只见钱生换了一套新鲜衣服，头戴唐巾，足穿朱履，飘飘然好一个少年英俊，不类何郎姻雅，胜如张绪风流。随即叫了紫萧跟去。正是：

未为折桂客，先作探花郎。

却说那妓女，原不是倚门献笑、涂脂抹粉的一流。姓赵，名素馨字，曰友梅。鸨母叫做赵月儿。原是广陵角妓，因犯了一件没头官事，所以携家徙避苏州。这赵友梅，年方二八，聪慧绝伦。言不尽嫵娜娉婷，真乃是天姿国色。既娴琴画，又善诗词，时人往往以薛涛相比。然在平康中较论，则友梅固是涛之流亚。若友梅心厌绮罗，性甘淡泊。譬如莲花，虽出于淤泥而纤埃不染，则又非薛涛之所能及也。自到姑苏，未及二月，只见车马纷纭，其门如市。然都是膏粱俗质，纨袴庸姿。每每叹道：『向闻姑苏名郡，有多少才人贤士。乃今所见，不及所闻，岂以妾之命薄，故不能一遇欤。何为有才有貌，高情脱俗者，竟寥寥也？』盖其心惟欲觅一意中人，以终身相托。

不料事有凑巧，恰值陆希云作东，以延社友。当日，希云先至其家，友梅道：『今日陆兄广陈珍错，所延的想必是知心契友，但不知佳客为谁？』希云即以崔、李二子对。友梅道：『仅此二客已乎？』希云曰：『更有一佳士，乃我同窗盟友。才如班、贾，貌似潘、韩，甚不欲令友梅得见，然叶已邀之矣。俟其来，当令子魂醉耳。』友梅掩口而笑道：『是何等儿郎，能令予魂醉耶？弟不知贵社中，有个钱十一郎否？』希云道：『卿何此之问？』友梅道：『数日前，有钱君的业师郑心如者，偶在席间道及当今时髦，年少风流，惟有钱中丞之子。妾因而问其名字，并索其平日所作诗稿，蒙郑君录以见示。日来妾细味其诗，藻艳可拟梁隋，高旷不减李杜。观其诗，足以想见其人，故尔问及。』希云道：『我所云佳士者，即十一郎也。不料卿亦如此羡慕。然则今日之酒，竟为友梅而设。』友梅闻言，不觉嫣然一笑，喜形于面。遂重临鸾镜，梳刷云鬓。上身换了一领藕色花藕纱衫，内衬着大红绣袄，下一条鸳绣罗裙，裙低下露出那窄窄的一云儿红绣鞋。真个是天生丽质，绝世娥眉。又立时焚了一炉好香，将泉水烹茶以俟。

未几，只见紫萧进来报，说相已到了。希云即与友梅一阶迎接。进入客座，生向希云谢道：『前蒙贵厨，令人齿颊皆香。昨日复承华翰相招，感渥至矣。愧无一齑为答。』希云笑道：『今日一觞，聊当胡麻饭引入刘郎，以会仙子。』便指钱生，向着友梅道：『此

即卿所想念钱十一郎也。前日因诗而想人，今日见其人，又当想其诗矣。」友梅秋波一转，以袖掩口而笑。钱生道：「初次幸逢，尚未曾询及芳卿姓字，又何从得见鄙人拙句？」友梅微启朱唇，低低答道：「乃尊师郑心如录以见示。」言毕，即以阳羨茶斟满一盞，双手奉与钱生，而双目注视面上。钱生反觉羞恶，不能正看，惟时时偷眼而觑。两人在座，恍若玉树琼枝，光彩相映。少顷，延入侧边一室。只见明窗净几，潇洒绝尘。中间挂唐六如美人图一幅，几上放金线草一盆，博山内焚沉水之香，画屏前置菱花之镜；锦瑟在床，玉箫挂壁。以至文房器具，靡不珍美。看玩未周，友梅即以素缣索诗。钱生不加思索，援笔即书：

诗曰：

鸳绣绡裙八幅裁，

香风飘起尽帘开。

赵家真个逢飞燕，

疑是昭阳殿里来。

友梅道：「君诗才敏捷如此，真名下无虚士也。只是蒲柳陋姿，忒觉揄扬太盛。」希云亦赞赏不已。钱生乃与友梅手谈。局完，友梅输了二子。直至日中，崔子文、李若虚方到，希云先出迎迓。子文道：「九畹兄曾来否？」希云未及答，钱生自侧边趋出道：「恭候久矣。」友梅亦即出来，相见毕，希云道：「二君为何来迟？」若虚道：「偶与子文，有一贱事，因以仁兄雅命难方，兼以赵卿芳姿未睹，是以拨冗而来。」子文道：「自与九畹花间一晤，悠焉半月，心之耿耿，一日三秋。」若虚道：「两次造谒，闻者皆以他往为辞。弟因书凤于门，子亦见否？」钱生亦戏道：「若佳客至，弟即倒屣。如李若虚，正当闭门不纳耳。」子文熟视友梅道：「久仰芳容，果然名不虚传。」友梅道：「到苏虽久，不意吴中之美，独有崔君。」

正闲叙间，侍儿芳英，以松萝茶捧至。钱生正值口渴，一吸而干。友梅即以手中茶分半盞与生。若虚笑道：「古诗有云「玉楼曾记闻香处，分得佳人半盞茶。」今日睹之矣。」友梅道：「文因病渴，玉川七碗。水厄之多，文士皆然。」言未既，一人掀帘鼓掌而入。视之，乃清士中善吹箫的贾文华也。希云道：「老贾一来，不患寂莫矣。」文华坐未定，即谈笑风生，引得满座捧腹。时已过午，肴果俱齐，于是几筵肆设，行令掷色，酒政肃然。

已而令至贾文华，文华道：「今日相知在座，胜友如云，何敢以俗令相混，贻诸君之一笑哉。仆吹箫人也，只索赵姑娘唱一套新时妙曲，请以薄技相助。」希云道：「文化之言虽善，然必须行过一令，方敢请教妙音。」此日，友梅因九畹在席，加以崔、李数子，俱是风流人物，遂不推辞，唱出时曲《春闺怨》一套。贾文华便呜呜的吹箫相和。那友梅唱道：

《步步娇》：

门掩梨花，燕子重来了。鸾镜空留匣，春山久不描。罗袂生寒，晓风清峭。怨别已魂销，恨啼莺偏向纱窗闹。

《五供卷》：

鳞稀雁少，欲寄回文，水远山遥。凄尔琴瑟韵，折散凤鸾交。想你凌云虽赋，怎便得锦衣荣耀。只恐怕憔悴潘安鬓，空题司

马桥，潦到风尘，闷萦怀抱。

《江儿水》：

你那里得失浑难测，我这里深闺闭寂寥。全不记别时频嘱归须早，到如今几载无消耗。凤城何处长安道，遍把栏杆倚靠。目断天涯，只见萋萋芳草。

《川拔棹》：

从春到，万千愁，只自晓。最难禁永昼清宵，最牵怀柳嫩花娇。撇瑶琴，炉香懒烧。只落得温罗衫珠泪抛，湿罗衫珠泪抛。

《锦衣香》：

静幽幽帘枕悄，急剪剪风缠绕。这几时裙带频松，只为腰围瘦小。玉容拚得为君憔悴，还愁薄幸别恋红绡。向歌楼舞馆，只把那金钗买欢笑。因此忘归期，野花虽好，也须念操持并白，怎便把糟糠撇掉。

《浆水令》：

一声声花边啼鸟，一丝丝烟拖柳梢，双双蛱蝶自相邀。可怜春色，虚度昏朝。空悒快，归信杳，那知辜负人年少。白头咏，白头咏，朱弦断了。悔当日，悔当日，不阻征貂。

《尾声》：

红颜薄命，休把春风恼。要相会，除非梦里招。直待归鞍怨始消。

友梅唱得词句既清，音律又正，每一字几尽一刻，其声之杳渺凄婉，真能绕梁而遏行云。及唱毕，声音嫋嫋，犹不绝如缕。合座闻之，无不莞然颺解而赞其妙。若虚道：『曲亦备尽闺中怨念之怀，即唐诗所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之意。』子文道：『填词雅丽，非俗笔所能，殆纳川、伯虎之流欤？』友梅道：『非也，此乃金陵范公闾然所作。』钱生道：『范公乃敝年伯，今方莅任开封，虽娴于词曲，芳卿何白而得之？』友梅道：『范公与斐司马有隙，被司马刻以政苛于虎，不协輿情，去秋即已解绶而归，尝过维扬，接妾以新曲十套，此乃十套之一也。』钱生恍然道：『范公为人，正直清廉，到官只以琴鹤相随，颇有政绩，奈何中以苛猛，公论间安在哉。』子文道：『闻老犹可，若近日周老师蓼洲被逮，更觉骇闻。』希云见二子谈起朝政，遂以巨觞罚酒。钱生举杯饮尽道：『仁兄见罚，敬如命矣。但闻友梅颇多佳制，愿再饮一卮，以乞妙音。』贾文华道：『钱相公之言，最为有理。赵娘幸弗以珠玉而有吝色。』友梅道：『妾于早春，偶制得《黄莺儿》一阙，倘不见哂，愿歌以佐觞。』众道：『洗耳！』友梅乃唱道：

《黄莺儿》：

草未入帘青。嫁东风碧草新，一分春色三分恨。罗衣泪涇，蛾眉翠，颺幽心。只许梅花问，欲销魂。萧萧疏竹，窗外已黄昏。

友梅唱毕，一座莫不称佳。钱生道：『词意蕴藉，字字清新，真所谓咳唾随风，无非珠玉。』时近黄昏，崔、李为着路远，起身先别。希云挽留不住，送至门首，崔子附耳而谓希云道：『九晚兄年少风流，此烟花地，勿宜留之久坐，以惑其情。倘暮夜不能入